晚清世界地圖的新建構——從《萬國大地全圖》到《大地全球一覽之圖》

鄒振環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

提　　要

本文旨在解讀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由葉子佩和六嚴共同完成的《萬國大地全圖》和《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兩種重要的地圖文本。論文第一部分介紹了兩位民間世界地圖繪製者的簡要生平以及繪製兩圖的時代背景，指出了兩幅世界地圖的資料來源及其按照西方地圖學繪製技術等呈現出的若干特點，分析了兩圖關於全球陸地單位與此前「五大洲」和「四大洲」的不同表述，獨創「六大洲」之說。兩圖在關於「澳洲」方面有許多新的知識增補，兩圖附記的「東洋譯語」和「西洋譯語」尤顯特色。兩圖作為晚清重新建構世界地理的標誌性文獻，在中國世界新圖的繪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晚清、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大地全球一覽之圖》

前　言

明末西方地圖學知識傳入後，究竟對中國地圖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目前學界眾說不一。或以為明末清初一些中國學者多少受到了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的影響；米爾斯（J. V. Mills）甚至認為在 1584 年至 1842 年間，「耶穌會的影響最顯著」。1842 年以後，因為中國的門戶開放，使中國地圖學方面形成了一個真正意義的革命。[1] 這一革命顯現在哪裡呢？第一位為中國地理學撰史的王庸在《中國地理學史》中認為，至光緒年間「中俄界務交涉起，國人再行輸入西洋地圖，始複見新式圖法。」[2] 也有一些西方學者傾向於認為實際上這些影響並未能發生在製圖學方面，如美國學者余定國（Cordell D. K. Yee）在《中國地圖學史》中認為，清代的地圖學史是一種兩極現象：朝廷中央受到外國地圖學方法的一些影響，而各省和地方上的地圖工作人員並沒有受到清朝宮廷中地圖學創新的影響，因為與耶穌會士的接觸主要限於朝廷，耶穌會地圖集在康熙和乾隆年間多次印刷，但無法確定有多少中國人看到了這一地圖集。因此，西方地圖學一般並沒有影響到中國的地圖學者，反而地方上地圖學方面反對外國的影響則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末葉。[3] 余氏雖非專業中國地圖學史專家，但貫穿該書之中的以為地圖不僅僅是實用的工具，也是美觀的藝術品，以及地圖繪製中詩、書、畫的交融使中國地圖具有展示和表現功能的觀點頗具啟發性，但其上述認為持續到 19 世紀末葉，西方地圖學並沒有影響到中國民間的地圖學者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相的。本文所研究的 19 世紀中葉形成的兩個世界地圖文本的例證，正巧形成了對余氏上述結論的反駁。

本文所討論的 19 世紀 40 至 50 年代由葉圭綬和六嚴兩位世界地圖繪製者共同完成的《萬國大地全圖》（為行文簡潔，凡筆者敘述下均簡稱《萬國》，圖 1）和《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下簡稱《大地》，圖 2），這是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學術史研究上幾乎已被遺忘的兩個重要的地圖文本，從 20 世紀 20 年代的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到筆者眼界所及的最近出版的喻滄、廖克編著的《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 2010 年），都隻字未提上述兩圖。《萬國》還有汪前進、李勝伍、李紀祥等論文涉及，而《大地》至今尚無專文討論過。本文擬在解讀這兩種地圖文本的基礎上，一方面指出此兩幅世界地圖實屬完全按照西方地圖學繪製技術完成的製圖

1 參見 J. V. Mills, “Chinese coastal maps,” *Imago Mundi*, 11(1954), pp. 151-168.

2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頁 125。

3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10-211、223、224-225。

學的新傳統，同時也分析兩圖的作者嘗試在繪製世界地圖的過程中所進行的獨特創新，而這些創新在中國世界新圖的繪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一、《萬國》和《大地》的繪製者

作為科學之母的地理學，在晚明至晚清國人認識世界的過程中，一直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明末最早由西方傳教士輸入了西方地理學中的地圓說、五大洲觀念，經緯度和南北極等地球知識，以及全球各個國家的地理方位、地形和人文知識等，系傳入中國西學諸學科之基礎。19 世紀中葉，當國人重新面對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之時，地理學是國人最早瞭解異域和走向世界的橋樑，西方地理學在晚清被視為向國人進行思想啟蒙與知識普及的利器。面對攜帶著堅船利炮在中國沿海遊弋的「蠻夷」而重新喚起了探索異域的熱情，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了中國的「地理大發現」。[4] 1832 年蕭令裕的《記英吉利》寫道：「英吉利恃其船炮，漸橫海上，識者每以為憂。」1834 年湯彝《英吉利兵船記》有英國「以兵船火器橫海上」的記述。[5] 只要不是期望如鴕鳥一樣把頭插入沙堆視而不見的學者，就不能不窮究這些「蠻夷」的生存空間。這批「蠻夷」不是傳統九州大地裡的人物，那麼他們來自何方？他們有著怎樣的一種文明？他們互相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這些是 19 世紀中葉開始困擾著中國地理學者心中的必然要解答的問題。晚清對西方地理學的全面回應，首先正是來自地理學者對自己民族切身利益的關注。於是，明末清初的漢文西學的地理學經典再度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姚瑩（1785-1852）在《外夷形勢當考地圖》中寫出當時他是如何尋找這些文獻的：海岸諸國和陸上諸國「何者接壤？孰為東西？孰為遠近？無從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懷仁所刻坤輿圖，可以得其形勢。蓋即利瑪竇《萬國全圖》而為之也。惟方音稱名，與中國傳說諸書各別，某即某地，殊費鉤稽。道光二十二年，奉命即諸夷囚問英夷及俄羅斯遠近，當以夷酋顛林等所繪海諸圖地名形勢，錄供為說覆奏，倥傯軍旅中未能詳加考訂也。第就其所繪圖取《海國聞見錄》與南懷仁二圖校之，形勢實相符合，當欲以此三圖參互考訂，於其他同名異者，逐一詳辨之，旋為北逮不果。友人邵陽魏默深，得林尚書所譯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圖說，複以歷代史傳及夷地

4 鄒振環，〈十九世紀中國「地理大發現」的影響與意義〉，《或問》，2004 年第 7 號，頁 1-14。

5 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 1 輯，第 2 冊，頁 68、793。

諸書考證之，編為《海國圖志》六十卷，可謂先得我心。」[6] 魏源的《海國圖志》除徵引明末清初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職方外紀》、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坤輿圖說》、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1566-1640）《空際格致》、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地球圖說》外，1848 年出版的韓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1819-1895）編譯《地球圖說》、麥嘉締培端（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1852 年編的《平安通書》、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譯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1803-1851）連載於 1833-1838 年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上的《萬國地理全集》也都在《海國圖志》徵引之列。《海國圖志》幾乎全錄林則徐主譯的《四洲志》，後者正是據 1834 年英國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書編譯的。為了徹底弄清這英美兩個世界大國的地理與政治，1844 年和 1845 年，梁廷枏先後完成了《合省國說》和《英吉利國記》，前者主要依據裨治文譯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後者充分利用了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萬國》和《大地》也是繪製在這一背景之下。

《萬國》晚于魏源《海國圖志》的五十卷本，而《大地》的修訂則略晚于徐繼畬《瀛環志略》的初版，兩圖繪製者所面對的時代問題，所形成的地理困惑和危機意識，卻是共同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收藏南懷仁《坤輿全圖》（下簡稱《南圖》）的湯景，結識了滄州的史地學家葉子佩，他們一方面認識到這一文獻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都意識到《南圖》已經滯後於世界地理的新發現，湯景和葉圭綬商議對該圖進行修訂與考證。葉子佩參閱了大量中外地圖、地理資料，也參考了《海國圖志》完成了《萬國》，《大地》的修訂則更多參考了《瀛環志略》。兩圖的繪製和國名地名的考證工作，主要是葉子佩的貢獻，刻版工作是由江陰六嚴（字德只）和張月槎等人完成的。

葉圭綬，字子佩，今河北省滄州市南皮縣葉三撥村人。道光十五年（1835）舉人。葉圭綬自幼聰慧，喜讀古文、經學，好鑽研問題，他「讀難懂書文，他人累時日不能了者，一二過即可詳解」。其兄葉圭書道光年間任曆城知縣時，葉子佩也隨之來到濟南居住。葉圭書後任山東督糧道、山東按察使。寓居濟南期間，葉子佩專心研究地理學，17 歲時，他讀了顧炎武的《山東考古錄》一書，「輒歎精核得未曾有。而全書僅數十頁，竊以太略為恨」，為了彌補該書內容單薄、不夠系統的缺

6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清同治六年（1867）重刻本。

陷，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八年（1839-1848）間他利用在山東實地考察之際，博采群書，遍閱各府、州、縣方志及家譜，凡有關山東地理的內容就記錄下來並進行對比訂正。同時，他還對《水經注》和《大清一統志》加以訂正，認為「秦無地理志，只可徑直據《漢書》。以秦郡見於總沿革、縣概從略。三國無地志，以洪亮吉所補甚不足。東晉及十六國疆域志紕繆尤為多。近世撰志，據此入沿革，與正史並列，殊為未合。故于洪氏之誤，附辯於晉後之《一統志》。」對《大清一統志》中各州縣沿革、古跡二章失誤之處，他都進行摘錄，理成各條，分別作《一統志辯誤》兩卷。葉子佩不僅辯證通志、府、州、縣誌中層見迭出的錯誤，還著有《外譯存考》一書，是為域外輿圖上國名和地名的專門考證著述。[7]

刊刻者六嚴，字德只，為六承如的侄子，江蘇江陰人。[8] 清貢生，師從李兆洛，道光十四年（1834）曾協助從父六承如，依據《內府輿圖》和《大清會典圖》編繪的清代全圖，並在此基礎上，「縮摹各省分圖，載府廳州縣治所及水道經流」，為六承如編著的《皇朝輿地略》配備附圖，故此圖又稱「輿地略圖」或「皇朝輿地略圖」。李兆洛稱其協助自己編刊《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一書，「蓋六生德只之力十七八，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且在活字集印過程中，六嚴更是「總理其事」。六嚴題寫重梓的正式圖名則稱「皇朝內府輿地圖縮摹本」，今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原刻本存世，即李鴻章匯刻之所謂《李氏五種》中所收錄的《皇朝一統輿圖》（又題作「輿地圖」），另著有《赤道經緯恒星圖》等。他被厲雲官推崇為「據歷代正史地理志繪製沿革圖的創始人」，在「歷史沿革圖」方面的成就繼承了李兆洛，是李氏最為信賴的助手之一。[9] 他稱自己在丙午（1846 年）「浪遊山左」，結識葉子佩，對葉氏「博極群書，曾薈萃外蕃輿地諸圖，暨美利堅人所繪西國諸圖說，訂訛辨誤，集成大地全圖」，極為嘆服。於是「服其精心果力，挈稿歸

7 《萬國大地全圖》葉子佩敘，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頁 139；參見王軍，〈葉圭綬與《續山東考古錄》〉，《濟南時報》，2011 年 2 月 16 日，B3 版。

8 六承如，字賡九，江蘇江陰人。著有《歷代紀元編》、《赤道恒星經緯圖》、《皇朝輿地略》、《皇朝各省地輿指掌圖》等，刊刻有《歷代地理沿革圖》等多種著述。李孝聰著錄《皇朝內府輿地圖縮摹本》等圖時稱：「六嚴，字德只，號承如，集錄《紀元編》三卷等。」顯然是誤將六嚴與其從父六承如混同一人，參見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 20-21、《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頁 21-23。

9 《李氏五種合刊》凡例，光緒戊子（1888）春月掃葉山房校刊本；陳廷恩重刻《皇朝一統輿地全書》，道光二十二年（1842）折迭本；參見曹婉如，〈論清人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收入氏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141；辛德勇，〈19 世紀後半期以來清朝學者編繪歷史地圖的主要成就〉，《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9 期，頁 125-137。

南，與同學張君月槎悉心商榷，用平圓式重為摹刊，乃以南北兩極為心，赤道為邊，其經度以京師為中度，取簡捷而易明也。」[10]

《大地》的部分是利用了《萬國》的原木刻版，部分圖文有修訂，至於重新修訂者究竟是葉子佩，還是刊刻者六嚴，目前尚難確定，在修訂過程中，兩位應該都對《大地》完成做出了貢獻。可以確定，圍繞著《萬國》和《大地》兩個世界地圖文本策劃者之一的湯景、考訂和創作者葉子佩、繪製和刊刻者六嚴和張月槎等人，幾乎都是所謂非官方性的民間學者，鴉片戰爭以來，在世界地圖繪製方面，如同西北史地研究一般，同樣存在著一個私人之學崛起和勃興的局面。葉子佩和六嚴等，以自己刊刻的世界新地圖，與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畬等一起，共同建構了晚清世界地理知識的新系統。

二、《萬國》和《大地》的資料來源及其特點

《萬國》是葉子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下旬繪製，刻印工作完成在1851年前。為八軸一幅掛屏式裝裱，每軸長132釐米，寬28釐米，全圖分南北兩個半球，每半球各占4卷軸條幅。經緯度繪成紅色，其它為墨色，「圖中經度以京師為第一度，得尊王之義也」。即將經過當時京師（現北京）的經線定為本初子午線。從佈局上看，圖居中央，四周是釋文、圖說，其中含地名注釋420多條。雖然與《海國圖志》的資料豐富和《瀛環志略》的內容翔實相比，作為地圖文本，其涉及領域相對不是那麼廣泛，但是其引用資料之審慎，地名注釋之詳盡，繪製水準之先進，亦毫不遜色。該圖主要以南懷仁《坤輿全圖》（圖3）和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二圖為底圖，[11] 其中既有歷史資料，也有珍貴的古地圖。引用資料亦極為豐富，除正史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梁書》、《舊唐書》、《宋史》、《元史》、《明史》外，還有《尚書》、《呂氏春秋》、《水經注》、《大唐西域記》、《通典》、《諸番志》、《夢溪筆談》、《續文獻通考》、《八紘譯史》、《盛京志》、《大清一

10 咸豐辛亥（1851）季春江陰德只六嚴跋，收入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140。

11 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道光十二年（1832）首刊，是康熙、乾隆以後較好的一種木刻全國地圖。主要根據《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並參校乾隆以來至道光二年（1822）的州縣變更、水道遷移編繪而成。圖有經緯網（以通過北京的經線為中經線），又有計裡畫方，以緯度1度分為二方，每方百里。圖中還標出疆界，北到外興安嶺，西到帕米爾和後藏的阿裡地區，東到庫頁島，南到南海，反映了盛清時期的疆域。該圖僅記府、廳、州、縣之名，關、寨等要害地名則從略。

統志》、《西域考古錄》、《讀史方輿紀要》等，明清以來與域外世界有關的中外人士的論著更在引用之列，如《天學初函》、《職方外紀》、《海國聞見錄》、《海錄》、《東西洋考》、《異域錄》、《澳門紀略》、《四洲志》、《海國圖志》、《吧遊紀略》等，對於地圖也非常注意利用參考，如《武備志·鄭和航海圖》、《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南亞墨利加洲圖》、《俄羅斯圖》，還吸收莊廷㝢《地圖說》等。[12] 特別注意利用鴉片戰爭前後來華傳教士帶來的地理新成果，如高理文的《米理哥合省全志》、《四洲志》、《海國圖志》等。可能還有一些外文地圖資料，如利用過米利堅人自繪《二十八部輿圖》，該圖地名注釋極多，其中涉及歷史、地理、政治、文化，其中對西藏、臺灣的注釋尤為詳盡，堪稱「考檢異同，訂正新舊」。[13]

《萬國》對《南圖》引用最多，《南圖》是木刻版的著色彩圖，分成 8 條屏幅，左右兩條屏幅是關於自然地理知識的四元行之序、地圜、地體之圜、地震、人物、江河、山嶽等文字解說；中間六條屏幅是兩個半球圖，各占三幅，上下兩邊也有若干文字解說，如風、海之潮汐、氣行、海水之動等。美洲大陸部分為東半球，位於右，歐亞大陸部分為西半球，位於左。兩個球採用的是球面投影，經線每 10 度一條，本初子午線為通過順天府的子午線，東西半球的經線統一劃分。緯線以赤道為零點，每 10 度一條緯線，有南北緯之分。五大洲構成了地圖的主要部分。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圖中有不同種類的海陸動物，如長頸鹿、非洲獅、犀牛、海豹、海馬和不同姿勢遊動噴水的鯨魚，還有多艘歐洲的帆船。第二幅和第七幅的下端標有「康熙甲寅歲日躔娵訾之次」和「治理曆法極西南懷仁立法」，可見該圖應該是在 1674 年的立春之次完成的。陸地為土黃色，海水波紋青黃色，山脈深綠色，北極圈和歐洲部分，用了大量的紅色暈染，海陸動物分別以紅、黃、藍、白、綠各色表示，東西半球圓周共四圈，內圈有黑白相間的粗線，最後一圈飾有花紋。[14] 南懷仁將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的平面投影法改為球面投影法，是製圖上的一大進步。林東陽認為，

12 （清）莊廷㝢（1728-1800），江蘇陽湖（武進）人，字安調，號恰甫，著有《皇朝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圖說》，簡稱《地圖說》。乾隆五十三年（1788）莊廷㝢還著有《海洋外國圖編》，未見其書，見其二圖。參見（清）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1998），卷 76，《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一帙第六十九冊收錄莊氏《地圖說》一卷。《萬國大地全圖》上特別有一段介紹葉氏利用外國原本地圖的話：「子佩雲：舊存洋印方單，即俗名飯單者，其畫甚細而標題皆西洋字，初不識何處地圖，後見《莊圖》，方知為南亞墨利加州圖也。但《莊圖》甚小，所載國名甚略。茲以《南圖》各地占度與此圖相准，地名已得十之六七，其山水視《南圖》多數倍。」

13 李勝伍，〈新發現的中國清代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收入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 17-18。

14 南懷仁，《坤輿全圖》（彩繪本），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4。

球面投影法這一術語，由耶穌會士阿吉倫於 1613 年命名的，但西元前約 180 年希臘人希帕恰斯已發明瞭球面投影法，只是到了 16 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年代，在歐洲才為地圖製作者所普遍使用。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製圖學家格拉都斯 ·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之子魯姆奧德 · 墨卡托（Rumold Mercator，1545-1599），利用這種方法於 1587 年繪製了他的世界地圖 *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環球概述》）。[15]《南圖》各種原版和複製品目前分藏於世界各地的 16 處，費坦特將其 1674 年版分為三種不同形式：一是 1674 年由 8 條屏幅組成的；二是標有 1674 年的單張版；三是同年單張的題為《坤輿圖說》本。原版地圖有彩色和黑白兩種版本，彩色版分藏於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神戶市立圖書館和漢城大學圖書館。[16]

《萬國》中將《坤輿全圖》簡稱《南圖》，並對《南圖》中缺漏的地名根據中外地圖和地理新資料進行增補，並一改《南圖》的寫實符號圖例，而作新穎的專門圖例符號，如府作口，廳作◇，外國地名確知為國名者作 O，確知為屬地者作●。在《萬國》周邊文字中，地名注釋多達 420 多條，可能是取自葉子佩所著《外譯存考》上的材料。[17] 令人困惑的是，《萬國》稱其以《南圖》為藍本，但《南圖》採用的地圖學繪製的方法是東西半球圖，嚴樹森刻印的胡林翼編纂的《皇朝中外一統輿圖》（簡稱《大清一統輿圖》）即依據東西半球圖，[18] 而《萬國》和《大地》卻均未採用東西半球，而取南北半球，這一點頗令筆者疑惑，為什麼繪製者葉子佩自稱以南懷仁《坤輿全圖》為藍本，卻又舍易取難，不作「東西半球圖」而作「南北半球圖」呢？利瑪竇（Mathieu Ricci，1552-1610）的《坤輿萬國全圖》（圖 4）的西半球上下兩邊分別繪製了「赤道北地半球之圖」和「赤道南地半球之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中也有《北輿地圖》和《南輿地圖》，《萬國》和《大地》兩圖的繪製者在創作過程中，是否受到了利瑪竇、艾儒略兩位南北半球繪製法的影響和啟發呢，似乎還值得進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南北半球的繪製法一變了將中國放在

15 林東陽，〈南懷仁對中國地理學和製圖學的貢獻〉，收入魏若望編，《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南懷仁——魯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39。

16 費坦特（Vertente, Christine），〈南懷仁的世界地圖〉（"NAN HUAI-REN's maps of the world"），《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輔仁大學，1987），頁 225-231。

17 參見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 15-19。

18 《大清一統輿圖》又名《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同治二年（1863）由胡林翼、嚴樹森在《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基礎上改編而成。該圖將經緯度製圖法和計裡畫方製圖法混用，每緯度 2 度一列，每列一卷，共三十卷地圖。品質不及《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內府輿圖》，但因公開刊行，起普及作用，自清末至民國十幾年前，民間流傳的地圖皆以此圖為藍本。

世界地圖中央的模式，對於打破以中國為中心天下模式，破除國人的天朝中心主義的虛幻心理，有其積極的意義。

1851 年，葉子佩在《萬國大地全圖》的基礎上繼續修改增訂，完成新圖《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六嚴在「跋」中稱該圖重刊在咸豐元年（1851）。刻本近世僅見《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著錄過，臺北故宮圖書文獻處的盧雪燕認為該圖是楊守敬從日本攜歸，她曾簡介過該圖，稱其「圖幅之大，繪製之精，幾可媲美南懷仁《坤輿全圖》。」[19] 李孝聰的《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曾較為詳細地提及英國倫敦英國圖書館收藏的《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稱該圖為咸豐元年「濟南重刊本，朱墨兩色套印」，該圖「以南懷仁《坤輿全圖》、莊廷敷《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李兆洛《皇朝一同輿地全圖》等圖為藍本，重新編繪。以表現地球之地理全貌。」[20] 但這段文字有不少錯誤，首先是如上所言，將「六嚴」與其叔父「六承如」混淆，莊廷專之「專」誤寫成「敷」，咸豐元年被誤注為「1651 年」，作者未將之與《萬國大地全圖》聯繫起來進行考察，而且還將其中「地球赤道以南總圖」誤作「東半球圖」，並稱其中還有「西半球圖」，其實該圖中大小四幅全部是南北半球圖。李紀祥在《海上來的世界圖景》一文中注釋 43 據李孝聰提供的資料判斷《大地全球一覽之圖》與《萬國大地全圖》「為同一本」，並確定該圖繪製者為葉子佩。[21] 其實，《大地》是六嚴之前所刻《萬國》的修改本。《大地》也是 8 軸 1 幅掛屏式裝裱，卷軸裝。每軸條幅長 162 釐米，連軸長 181 釐米，寬 28 釐米。一至四條幅為北半球，五到八條幅為南半球，圖廓為圓形。地圖採用了等距極圖法繪製而成，既以南北兩極為中心，赤道為邊，將全圖分為南北兩半球。北半球對於北極而言稱之為北，注有「北」字；對於赤道而言稱之為南，注有「南」字，南半球則正好相反。

兩圖的經線以京師（北京）為中度，起於東而終於西，經緯交織形成梯形網路，每經緯一度為一格，用朱色線條；每經緯五度為一大格，用黑色線條；每經緯三十度則用粗黑線條。內圖廓與外圖廓之間，每經線五度標有五、十、十五等依次到三百六十度。該圖製圖嚴謹、考證翔實、地圖象形符號十分貼切，山、水、城市

19 馮明珠、林天人主編，《筆劃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27。

20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頁 20-21。

21 李紀祥，〈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的世界新圖與新世界觀〉，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 9 輯，頁 390。

等非常規範，對以前中外地圖中的疏謬多有糾正。兩圖中之中國的南沙、西沙和中沙群島等均有詳細的詮釋，稱注為「萬裡石塘」、「七洋洲」、「萬裡長沙」等。兩圖的共同特色是承繼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以圖為主，以文注圖的圖文並茂的傳統，在地圖的記注中有大量的文字闡釋和資料考辯，李勝伍將《萬國》的圖注文字區分為「志其歷史推其沿革者」、「考其政區設置者」、「記其國之譯語者」、「一地多名者」、「知其江河長度者」、「知其中外交往者」等七項。[22] 這一歸納，同樣可以用之《萬國》的修訂本《大地》，後者較之前者有許多新的內容增補，並在文字部分中提出了若干全新的關於地球陸地大洲的解說。

比較《南圖》、《萬國》與《大地》，可見三者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萬國》在地球之兩半球圖形的繪製上與《南圖》不同，採用的是南北兩半球圖，而《南圖》採用的卻是東西半球圖。葉子佩還不贊同《南圖》的平面遠近視差法，批評「《南圖》度線，中寬外狹，此西洋視差之法。但地度本悉天度，本一律停勻。以人視第，有遠近之差；以人視圖，無遠近之差也！」他稱自己按照「西洋原板」的《南亞墨利加州圖》，「以坤體渾圓，不應南北獨狹。」[23] 葉氏與南懷仁的分歧，一是遠近視差在地圖平面上呈現當否有之的問題，二是《南圖》將地球「微作卵形」，而葉子佩認為「坤體渾圓」，不應作「南北獨狹」的處理。李紀祥更進一步指出，葉子佩採用的圓球投影法也與《南圖》不完全相同，而承繼了西洋畫法中的正圓錐投影法的繪圖方法，在將「地」與「圖」的區別與對應上，認識到地圖繪製本身僅僅是一種轉換的符號化繪製的呈現，因此從閱讀的角度出發，提出「以人視第，有遠近之差；以人視圖，無遠近之差」的解說。他在思考「地之圖」為何物時，已進入了「何謂地圖」與「如何圖示」的本質思考中。[24]

《大地》部分採用了《萬國》的原木刻版，如南半球第三幅序跋部分，北半球上下則新增八塊新版，南半球上新增四塊，下新增兩塊新版；也有是在原板上所進行部分內容挖改，如北半球第一幅將「萬國大地全圖」改為「說明」。北半球第二幅關於北美洲部分有多處修改，新增的文字如「『南圖』此有大地與本洲相連；『莊圖』（指莊廷㝢《皇朝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引者注，下同）則作數大

22 參見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 16。

23 〈葉子佩先生原本例言〉，參見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頁 139。

24 李紀祥，〈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的世界新圖與新世界觀〉，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9 輯，頁 380-381。

島。此據米利堅人所繪《本洲圖》及《瀛寰志略》圖」。《大地》北半球第三幅「冰海」一段與《萬國》同一處相比有如下增寫：「『牢山』今名『敖闌烏納胡山』，其北『唐點戛斯牙』曰『賭滿』。元初乃蠻故居，即『賭滿』也。後稱『吉利吉思』，即『點戛斯』也。」第三幅在東南亞部分有：「此洲凡十國，汶萊、馬神、蔣裡悶三國，外又有咕噠、巴薩、昆明、戴燕、此敖、新當、萬闌七國，《瀛環志略》謂皆在東南，與《海錄》所述方向迥異，姑列其名於此，再考。」第三幅「伯爾母大」（今譯百慕大）群島位置有改動，「亞闌的海」邊上添加「新北勒達尼亞六部，喫咭唎屬，《四洲志》作七部，無新地島，島有甲墨勃林二島」。修改者也利用其他資料進行補充，如有一段如此描述：「莫克瓦城，一作『莫斯可未亞』。《元史》作『禿裡思歌城』，太祖長子術赤封此。」印度部分有一段增寫：「印度三垂大海，形如半月，印度，華言月也。」地圖中的地名也有改動，如《萬國》的「滿剌甲」改作「麻拉甲」。南半球地三幅「咬嚕吧」一名的文字換到了左面，還添加了「三寶隴」;「南旺」一名換做「士裡莫」。可見六嚴重刻的《大地》系在葉子佩《萬國》基礎上，進一步參考了《瀛寰志略》以及美國學者相關新地圖修訂繪製的。

三、「五大洲」、「四大洲」和「六大洲」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圖》、《萬國》和《大地》三圖中關於全球陸地單位的不同表述。大陸有天然界限，一般僅指整個大陸本身，是地質學和自然地理學上的概念，而所謂「洲」是以地球大陸為基礎的陸面的最大區分單位，其界線就不那麼明確，大洲包含大陸附近的大小島嶼，其界線與範圍在有些表達（如亞洲與歐洲之間）就不那麼簡單，學界也意見不一。明末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把當時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陸用中文寫道：「以地勢分輿地為五大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若歐邏巴者，南至地中海；北到臥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亞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折亞諾滄。即此州只以聖地之下微路與亞細亞相聯。其餘全為四海所圍。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呂宋等島；北至新曾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紅海、小西洋。若亞墨利加者，全為四海所圍，南北以微地相聯。若墨瓦蠟泥加者，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恒藏焉。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惟其北邊

與大小爪哇及墨瓦蠟泥峽為境也。」[25] 這是漢文文獻中有關「五大洲」概念的第一次表述。「五大洲」的這一敘說，也為之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南懷仁的《坤輿圖說》所沿用。由於其中的第五大洲「墨瓦蠟泥加」是一個「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的知識和描述，因此，連同「五大洲」的敘說，在明末清初相當長的時期裡被認為是「語涉誕誑」的誇大之語或「荒渺莫考」的欺人之談。[26]

南懷仁之後在地理學知識建構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乾隆年間蔣友仁根據耶穌會士所繪的地圖，結合自己來華時帶來的世界地圖，編繪了《坤輿全圖》及其《地球圖說》。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十二年（1767），蔣友仁二度進呈繪製增補的《坤輿全圖》。這一絹本彩繪的《坤輿全圖》，圖幅縱 1.95 米，橫 3.75 米，也採用球面投影法，東半球繪入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洲；西半球繪亞墨利加洲，東西半球四周繪有天文圖 19 幅。當時，蔣友仁的身體已很衰弱，修建圓明園噴泉時的過度勞累損傷了他的健康。乾隆特派禦醫為他治病，並派中國學者何國宗協助工作，令中國學者錢大昕為他潤色地圖的說明文字。該圖反映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測量地圖的最新成果。[27] 較之以前利瑪竇及南懷仁所制「尤為精當」。[28] 該圖的四周的說明文

25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歐邏巴」（Europe）起源於亞述（Assyria）人語言中的「ereb」，是指「西方」，與「assu」相對，指「日沒」，後者指「東方」。兩個詞語都被希臘語吸收，Europe 最初指愛琴海北岸，西元前五世紀前半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中，Europe 已經成為歐洲廣大地區的代名詞。「利未亞」是拉丁文 Nigeria 的音譯，指非洲尼羅河以及周邊國家，代表「非洲」。亞細亞（Asia）地名起源於亞述（Assyria）人語言中「assu」（東方、日出之地），西元 133 年羅馬帝國在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亞高原的西半部設置了「亞細亞洲」的行政區。之後「亞細亞」的概念不斷拓展，地理大發現之後，亞細亞包括到中國、朝鮮、日本等東洋地區。中世紀大地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曾經也認為是平的，於是在 7 世紀歐洲繪製的被稱為「T 及 O 地圖」的世界地圖中，聖城耶魯撒冷是世界的中央，所有陸地分為歐洲、亞洲、非洲三大洲，「O」指亞、歐、非三洲形成的圓形陸地，「T」的垂直線相當於地中海，水準線則是將亞洲和歐、非兩洲分隔的一些水陸。圓形陸地的周邊圍以大洋、地圖的方位是坐西向東，由地中海朝向耶魯撒冷所在的東方。「T 及 O 地圖」中有 africa 一詞，或以為來源於拉丁文的 aprica，意謂「陽光灼熱」之地。「T 及 O 地圖」的原圖出自西班牙塞維爾地區聖伊希鐸助教（Bishop of St. Isidore，570-630）為了神學教學而撰寫的教材《語源學》。該書類似百科全書。書中的地圖早已散失，但是 7 世紀至 17 世紀，歐洲地區曾出版過許多透過基督教觀點，及各時代地理知識的仿製品以詮釋該圖。參見保羅．柯拉法樂著，劉勝華等譯，《地理學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 29；辻原康夫著，蕭志強譯，《從地名看歷史》（臺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46-49、80-82。義大利亞航海家、探險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 年）多次考察過南美大陸，當時所有的歐洲人包括哥倫布在內都認為這塊大陸是亞洲東部，但亞美利哥堅持這是一塊新大陸，後德國地理學家瓦爾澤苗雷爾在 1507 年出版的《天文地理導言》一書中，附上了亞美利哥發現新大陸的信函，1541 年墨卡托將這塊新大陸標為「亞美利加」，是「亞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寫法。參見約．彼．馬吉多維奇著，屈瑞、雲海譯，《世界探險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頁 163-171。

26 參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 1 章，頁 17-60。

27 鞠德源，〈蔣友仁繪坤輿全圖〉，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頁 121-122。

28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華書局，1949），頁 414。

字中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即將利瑪竇的「五大洲」說改為「四大洲」，去掉了「其界未審何如」的第五大洲「墨瓦蠟泥加」。在其《地球圖說》中「五大洲」的陳述也為「四大洲」的標題所取代。蔣友仁在五大洲新世界圖觀的重要變化的原由是來自第五大洲在西方 18 世紀探勘後的知識積累。這是後來林則徐主譯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改書名為《四洲志》緣故。[29]

鴉片戰爭後出現過一次關於全球陸地單位如何劃分大洲的熱烈討論。魏源的百卷本《海國圖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澳門葡萄牙學者瑪吉士《外國地理備考》一書的引用，全書引用多達 91 處，卷 76 全錄《外國地理備考敘》和《地球總論》，卷 96 全錄瑪吉士的《七政》，置於《地球天文合論》之首；地球天文合論三、四都採錄瑪吉士的著述。據譚志強統計，《海國圖志》全書引用《外國地理備考》的資料多達 12 萬字，比引用《四洲志》的字數還要多，為所引用的 143 種書籍之最。[30] 瑪吉士在《地球總論》中寫道：「古之探訪地球者，以所尋得之地分為三洲。一名歐羅巴，一名亞細亞，一名亞非里加，三者而已。及明宏治年間，始尋得新地，名之曰亞美里加，始合為四大洲。後各駕舟歷時，又尋得南海最南之澳大利亞大島，且環以南洋眾多各島國，或聚或散。因此新著地理志人，又以諸島合為一洲，命之曰阿塞尼亞。是以近日地球，始分為五大洲也。一、歐羅巴，二、亞細亞，三、〔亞〕非里加，四、〔亞〕美利加，五、阿塞尼亞。」[31] 徐繼畬似乎對魏源記錄的瑪吉士將第五大洲稱為「阿塞尼亞洲」的看法並不認同，指出「泰西人分為四土，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一作利未亞），此三土相連，在地球之東半，別一土曰亞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32] 在《瀛寰志略》中僅分出亞細亞（卷一至卷三）、歐羅巴（卷四至卷七）、阿非利加（卷八）、亞墨利加（卷九至卷十）

29 李紀祥，〈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的世界新圖與新世界觀〉，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9 輯，頁 374、389。

30 瑪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又譯若瑟．馬丁諾．馬蔡士，1810-1867），但在相當長時期裡，瑪吉士究竟是誰，一直是一個謎。許多文獻將他題為「大西洋瑪吉士」。直到 1987 年 7 月，一批廣州學者來澳門，在澳門學者的幫助下查出他就是久居澳門的馬蔡士（Marques）家族成員之一。曾就讀於聖若瑟修院，他的粵語和官話都十分嫻熟，中文造詣頗高，畢業後在澳門政府當翻譯官，許多中葡來往的檔是由他翻譯的。1847 年，他應聘赴北京任法國駐華公使館翻譯，晚年回到澳門潛心研究漢語，在雙語方面有極高的造詣。他曾編刊有《音樂要素》和《中葡字典》，但後者似乎未正式出版。所撰的二十萬字的中文地理學書《外國地理備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在晚清地理學界影響深遠。參見譚志強，《澳門與中國近代國際關係知識之引進》，收入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 190；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 42-43。

31 「阿塞尼亞」是「大洋洲」Oceania 的音譯。參見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海國圖志》，下冊，頁 1889-1890。

32 （清）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4。

四洲，而將澳大利亞列在亞洲的「東南洋各島」中。他認為這樣四洲的劃分原本也是人為的產物，指出「四大土之名乃泰西人所立，本不足為輿要，今就泰西人海圖立說，姑仍其舊。近又有將南洋群島名為阿塞尼亞洲，稱為天下第五大洲，殊屬牽強。」[33] 後一句批評顯然是針對瑪吉士所記有感而發。魏源在《海國圖志》百卷本中也仿效《瀛寰志略》，將所謂的「第五大洲」澳洲是放在卷十五「東南洋（海島之國）」的「英夷所屬新埠島」部分。且在卷七十四專門寫有《釋五大洲》，曾將西人所述「五大洲」與佛典（或稱「釋典」、「梵典」）之中「四大洲」進行比附，稱歐、亞、非應該是同一大陸，「共為南贍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則為西牛貨洲也。梵典言贍部洲中有四主，東人主，即震旦；南象主，既印度；北馬主，即蒙古、哈薩克；西寶主，即大、小西洋。是歐羅巴、利未亞皆屬贍部洲之明證。至北具盧洲則隔於北冰洋。東神勝洲則阻于南冰海，故西舶雖能至南極左右，睹其地而不能遇其人。」其所述「第五洲」或以與今天的「南極洲」相混淆：「以新得之地為第五洲。然未嘗測其南極高距之度數，江河入海之津口，衣冠人物之形狀，以告天下後世；第言平原漭蕩，螢火星流則尚未晤一人，雖至其地，與未主等。」[34] 梁廷枏在 1846 年成書的《海國四說》中指出，儘管中國很早就有過天下如何分「州」的討論，但由於當時國人對所謂「中國外之九州」並不瞭解，因此「作何區名」亦「未能詳言之」。 在《合省國說》中他一方面稱元朝道士邱長春的《西遊記》中分出「東勝神州」、「西牛賀洲」、「南贍部洲」和「北俱蘆洲」，前人以為「皆憑空設喻」，其實「似非憑空造矣。」贊同《瀛寰志略》作「四大洲」的安排，同時也說利瑪竇關於「五大洲」之說「傳述已久，故仍之。」[35] 在究竟應該劃分為「四大洲」還是「五大洲」之間，搖擺不定。

葉子佩也注意到了利瑪竇以來直至同時代魏源、徐繼畬和梁廷枏關於全球大洲的討論，《萬國》在南北半球圖上除了「墨瓦蠟泥加」外，其他洲名均沒有在圖中標識，但在釋文中仍然沿用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南北亞墨利加」和「墨瓦蠟泥加」的「五大洲」用詞。他大概也很認同徐繼畬「四大土之名乃泰西人所立，本不足為輿要」的看法。其做法似乎近似梁廷枏的《海國四說》。在《萬國》的修訂版《大地》中，葉子佩則全然放棄了利瑪竇「五大洲」的洲名，在新增添的附記文字中指出「西人分大地為五大洲」，「亞

33 （清）徐繼畬，《瀛寰志略》，頁 4。
34 （清）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海國圖志》，下冊，頁 1848-1849。
35 （清）梁廷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3-55。

細亞為中國所托而名，以蕃語在蕃人則可，在華人則大不可。亞細亞並東土土耳其古名，並其以東之地，既名為亞細亞，尤屬不合。彼蕃人作圖可以蕃語為名，我華人作圖，何妨易以華語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河圖括地象》、《淮南子·地形訓》皆載神州等九名。隋唐之世，神州載在祀典，是我中國自有洲名矣！今仍稱中土所托為神州。」於是，將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為代表的一般世界地圖和世界地理著述中的「亞洲」部分稱為「神州」。將「原名歐羅巴」部分稱為「祆洲」，因為「天主教古曰祆（阿憐切）教，歐羅巴皆遵祆教，改曰祆洲。」將「原名利未亞」即「非洲」部分稱為「烏洲」，理由比較荒唐：「利未亞人皆烏鬼類，改曰『烏洲』」。將「原名北亞墨利加」即「北美洲」，稱為「華洲」，理由是「北亞墨利加自華盛頓始自立國」，故名。而將「原名南北亞墨利加」即「南美洲」稱為「白洲」，理由是「南北亞墨利加大國曰白西爾（今譯巴西），次曰白露（今譯秘魯）」，故名。在葉子佩等看來，「祆洲」和「神州」原來「大塊相連，實一洲也，西人似欲自為一域，故分為二」。這是注意到了亞歐大陸原本是一個巨大的陸地，洲的劃分有人類歷史和習慣的影響。「澳洲」被稱為「南洲」，並稱「南洲無考」。而「『華洲』和『白洲』微地相聯，確是兩洲，西人統名『亞墨利加』，又分南北，何如竟以為二洲乎？今定分大地為六大洲。」[36] 指出美洲從地質構造和平面的形態上說，是靠地峽勉強連接的，統名「亞墨利加」確實未盡合理。這一「神州」、「祆洲」、「烏洲」、「華洲」、「白洲」和「南洲」的六大洲體系，雖然不少命名亦仍有牽強附會之處，較之歐洲地理學家以發現者「亞墨利加」命名，也未見得一定高明，且將「祆教」與「基督教」混為一談，認為歐洲人都信奉祆教，明顯有史實錯誤。但是試圖打破歐洲人地球陸地分洲的話語體系，嘗試以自己的理解來重構地球陸地單位的分洲法，作為中國民間製圖者代表的這一新的努力，還是值得尊重的。

四、《萬國》與《大地》關於「澳洲」的新知識

除上述《萬國》和《大地》兩圖若干不同外，最大部分的修改還在於今澳洲的部分。[37] 明末來華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中未曾繪出澳大利亞，

36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敘言部分，該圖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37 方豪已論及此一問題，但展開尚欠不足。見方豪，〈十六七世紀中國人對澳大利亞地區的認識〉，《國立政治大學學報》，23（1971），頁 23-39。

因為其時歐洲人尚未對澳大利亞進行探險，16 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也根本無法具備關於澳大利亞的確切知識。利瑪竇在世界地圖中介紹了歐洲地理大發現的成果。《坤輿萬國全圖》寫道：「南北亞墨利加並墨瓦蠟泥加，自古無人知有此處，惟一百年前，歐邏巴人乘船至其海邊之地方知。然其地廣闊而人蠻滑，迄今未詳審地內各國人俗」。「墨瓦蠟泥加」是《坤輿萬國全圖》中所謂的「五大州」之一（圖 4.2）。但「墨瓦蠟泥加」並非今天所說的澳洲，很大部分還屬於想像中的大陸。[38] 歐洲關於第五大洲不確切的描述，隨著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的航行後，糾正了地圖上南極洲與澳洲的混淆。

《坤輿萬國全圖》在相當於今天澳大利亞處繪有與「墨瓦蠟泥加」相連的半島，並標名「新入匿」，半島上除列出下地、瓶河、仙歐吳私丁河、白峰、美峰五個地名外，還有一段文字：「此地名為新入匿，因其勢貌利未亞入匿相同，歐羅巴人近方至此，故未審。或為一片相連地方，或為一島。」而《南圖》上已經有了些許改變，較之《坤輿萬國全圖》的內容有不少增補。反映了西方航海探險與實測所獲取的新知識。在此處繪有兩個大島，大島周圍還繪製了部分小島，最大的島嶼標有「新阿蘭地亞」（New Guinea，今譯新幾內亞）、「加爾本大利亞」（Carpentaria，今譯卡奔塔，在昆士蘭與北領地之間）、「新熱聶亞地」（Nova Zeelandia）三個大地名，另外在「新阿蘭地亞」上還標注了未得斯地（G. E. de Wit Land）、內得斯地（Nuyts Land）、額得爾地（Dirk Hartog Island），以及獅子地、聖瑪利峰、瑪嘴各爾河、納掃河、相和河、巴大未亞河、急流、高地、偽峰、高峰、冒火山等，其實際面積比現在的澳大利亞要大許多。此大島東面的島嶼標注有「新瑟蘭地亞」，大致

38 所謂「墨瓦蠟泥加」是麥哲倫（Fernao de Magalhaes，約 1480-1521）的譯名，稱其越過大西洋，經南美洲大陸和火地島之間的海峽：「墨瓦蠟泥系佛郎幾國人姓名，前六十年始遇此峽，並至此地，故歐邏巴士以其姓名名海峽地。」參見（明）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上海：禹貢學會，1936 年影印本）。艾儒略《職方外紀》在「墨瓦蠟尼加總說」中寫道：「先是閣龍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複念地為圜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治海舶，選舟師，裹餱糧，裝金寶，繕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回數萬裡，輾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斁，輒思返國。墨瓦蘭懼功用弗成，無以覆命，拔劍下令舟中曰：『有言歸國者斬！』於是舟人震懾，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亙千余裡，海南大地又複恍一乾坤。墨瓦蘭率眾巡行，間關前進，只見平原漭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磷火星流，彌漫山谷而已，因命為『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墨瓦蘭既踰此峽，遂入太平大海，自西複東，業知大地已周其半，竟直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亞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還報本國。遍繞大地一周，四過赤道之下，曆地三十萬餘裡，從古航海之績，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為勝舶，言戰勝周〔風〕濤之險，而奏巡方偉功也。」（清）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41-142。

同今新西蘭。周圍的小島有「聖伯多羅島」、「聖方濟各島」、「哥個的落島」、「簷蝙蝠島」、「輸等島」、「亞哩莫亞島」和「高地」。[39]（圖 5）但其他地名則很難與今地名對應，有些可能仍屬於想像之地名，如獅子地、急流、高地、偽峰、高峰、冒火山等，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很多地方還是延續了艾儒略的記述，雖然在《南圖》中剔除了若干《坤輿萬國全圖》中傳聞性質的「矮人國」「男女國」、「鬼國」、「一目國」、「狗國」等，但關於「五大洲」，特別是第五大洲的記述仍然是不確切的。

兩位繪製者也一定注意到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以來至同時代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環志略》和梁廷枏《海國四說》中關於澳大利亞的詳細討論，前述蔣友仁的《坤輿全圖》中已經放棄使用「墨瓦蠟泥加」，所繪的澳大利亞圖反映了 17 世紀以來地理探險於航海的最新成果，填注的地名有「新窩河郎地區（即 New Holland）、內地、聖伯多祿島、聖方濟各島、鐵門地、未特地、黑人地、喀爾朋大李亞等，在澳大利亞的東北方，畫有新幾鄂亞、錄島等，並已將澳大利亞與新幾內亞的海岸線斷開分畫。」[40] 魏源《海國圖志》所記載的有關澳大利亞的情況，基本材料或取自《職方外紀》，也有部分來自瑪吉士的《外國地理備考》、馬禮遜父子撰寫的《外國史略》等，瑪吉士在《地球總論》中稱外國探險家「後各駕舟時，又尋得南海最南之澳大利亞大島，且環以南洋眾多各島國，或聚或散。因此新著地理志人，又以諸島合為一洲，命之曰阿塞尼亞。」[41] 梁廷枏《海國四說》也聲明利瑪竇所述「墨瓦蠟泥加名」並不存在，指出所謂「第五洲為澳大利亞」，「此與利瑪竇之稱墨瓦蠟泥加洲不符」，考慮到「利瑪竇之說傳述已久，故仍之」，「澳大利亞洲（即西人所稱天下第五洲者），即墨瓦蠟泥加洲，自古不通人跡之處，獸蹄鳥爪，地野人稀，無君長、城廓、宮室、倫理者，亦聽民駕舶徙家於洲之東、南、西三方。凡願遷者，官資其費，而經其界焉」。[42] 梁廷枏或許是最早使用「澳大利亞」一名，並明確將之視為「第五洲」的中國人，並最早記述了有關澳大利亞的地理和移民情況。徐繼畬《瀛環志略》沒有把澳洲作為第五大洲，該書卷二記述「南洋各島」、「東南洋各島」和「大洋海群島」，澳大利亞被放在亞洲部分的「東南洋各

39 汪前進，〈南懷仁坤輿全圖研究〉，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頁 106；王省吾，〈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藏彩繪本——南懷仁《坤輿全圖》〉，《歷史地理》，第 14 輯，頁 211-224。

40 參見鞠德源，〈蔣友仁繪坤輿全圖〉，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頁 125。

41 （清）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海國圖志》，下冊，頁 1889-1890。

42 （清）梁廷枏，《海國四說》，頁 54、155。

島」，並寫道：「澳大利亞，即泰西人《職方外紀》所雲天下第五大州」。[43]

《萬國》繪製者將澳洲，即「新阿闌地亞」繪在「墨瓦蠟泥加洲」之外，將若干曾經出現在《南圖》上的地名，如「獅子地」、「額爾得第」、「鐵門斯蒂」、「馬嘴各爾河」等，標列在今澳洲的西海岸，而將「墨瓦蠟泥加洲」僅僅針對冰海（即南極洲）。葉子佩似乎仍頗感困惑，於是擬另設「南洲」。作者這樣寫道：「《南圖》墨瓦蠟泥加洲，周繞南極各去極三四十度不等，近歲西舶有自新阿闌地亞南駛至，去極五六度，登岸者有遇冰海阻路者。則南圖非此洲真形也。今于『新阿闌地亞』之南改作去極五六度，添入『冰海』字，餘仍其舊。《瀛環志略》稱『澳大利亞』（即新阿闌地亞），即『墨瓦蠟泥加洲』。蓋不知南極下別有大地也。」可見作者一方面利用《瀛環志略》的考證，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南圖》上澳洲與南極大陸相連的半島標有「新阿闌地亞」、「加爾本大利亞」和「新熱聶亞地」等 23 個地名。《萬國》除沿用《南圖》上的「獅子地」、「額得爾地」、「爹門斯地」、「新瑟蘭第亞」、「高地」外，不少地名有不同程度的改動，如「聖瑪利峰」改為「聖馬利峰」，「冒火山」改為「冒火地」，「哥個的落島」改為「歌個勺洛」。刪去的地名有「聖伯多羅島」、「聖方濟各島」、「幹岸」、「偽峰」等；新添的地名有「大石山」、「鐵門斯地」、「新為匿亞」、「亞老哥」、「龜島」、「鳥島」、「則浪」、「聖馬豆」等，在《萬國》中澳洲部分出現的地名多達 86 個。

就形狀方面而言，《萬國》所繪的形狀與今天的澳大利亞還有很大的差別（圖

43 關於澳洲這樣描述：「澳大利亞，一名新荷蘭，在亞細亞東南洋巴布亞島之南，周回約萬餘裡。由此島泛大洋海東行，即抵南北亞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亙古窮荒，未通別土。前明時，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蘭，由亞墨利加之南，西駛再尋新地。舟行數月，忽見大地，以為別一乾坤。地荒穢無人跡，入夜磷火亂飛，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蠟尼加』。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嘗經營其地也。後荷蘭人東來，建置南洋諸島，輾轉略地，遂抵此土。於海濱建設埔頭，名之曰『澳大利亞』，又稱『新荷蘭』。旋為佛郎西所奪，佛人尋棄去，最後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廣，堅意墾辟，先流徙罪人于此，為屯田計。本國無業貧民願往謀食者，亦載以來，他國之民願受一廛者聽之。地在赤道以南，天氣炎燥，海濱多平土。山嶺高者不過三十丈。江河絕少，雜樹荒草，灌莽無垠。鳥獸形狀詭譎，與別土異。土番黑面，披髮裸體，食草根山果，結巢於樹，予之酒，一飲即醉，臥泥中，如豕負塗。男役女若畜，怒輒殺之。英人流寓者，墾海濱濕土，種麥與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細軟，可織呢絨。現居民不足十萬，每年運出之羊毛值銀二百餘萬兩。百物未備，日用之需皆從別土運往。英人於東境海口建會城曰『悉尼』，居民二萬。捕鯨之船時時收泊，貿易頗盛。而流徙之戶莠民，飲博蕩侈，相習成風。流寓良民，亦頗染其俗。南境濱大南海，英人新徙人戶已成聚落。西境亦創置一廛，在江河之濱。北境近赤道，天氣酷熱，產海參、海菜、燕窩，英人派陸兵駐守，以防侵奪。計澳大利亞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僅海濱片土，不過百之一二。其腹地則奧草叢林，深昧不測。土番如獸，老死無往來。不特風土無從探訪，即山川形勢亦無由乘軺曆覽。英人謂此土雖荒曠，而百餘年後當成大國。南海諸番島當聽役屬如附屬也，近命名曰『南亞細亞』。」（清）徐繼畬著，《瀛寰志略》，頁 57-60（引文標點略有改動）。

6），而《大地》所繪澳大利亞則相差不大，較之《萬國》，《大地》修改更多，如將《坤輿萬國全圖》直至《南圖》延續下來的傳說中的「墨瓦蠟泥加洲」一詞，在新圖上全部去除，而改用紅色套印的「南洲」（圖 7）。「墨瓦蠟泥加洲」僅指今天的南極洲。南半球第三幅有「新阿蘭地亞，又名澳大利亞，又名小亞細亞，有居人如獸，其邊地今皆入英。」並標誌了「英吉利悉尼城」。在「海燃」後一段刪去，也刪去了有關「《天學初函》」的一段。在第二幅「冒火地」一處有重大修改：「又名巴布亞，古火山國，英地。」新添加了「新危尼耳蘭群島，英地。」而在南美洲部分，去除了「阿爾瑣比加」一段，改為「此西洋原圖界畫，與《瀛寰志略》不同。」「螞蟻」地名邊上添加了「白露海」三字。在「猴岸」地名邊上添加了「比裡約哥蘭的」一詞。關於澳洲，《大地》上則標注為「南洲」，繪製者的解釋是：《南圖》中的「墨瓦蠟泥加洲」周繞南極，近年來「西舶」有從澳洲，即所謂「新阿闌地亞」駛至那裡，登岸者遇到了「冰海」阻路，因此，以往地理書籍和地圖皆依據《南圖》，連《瀛環志略》所稱澳大利亞即「墨瓦蠟泥加洲」，明顯都是不準確的。

五、地圖附記的「東洋譯語」和「西洋譯語」

地圖上附注相關材料，是中國地圖繪製的一個傳統，但在世界地圖編繪系統中，除了文字，還附帶表圖乃至於動物圖繪，可以說是由利瑪竇在中國繪製世界地圖重建的新傳統，如《坤輿萬國全圖》的空隙處填寫了與地名有關的附注性說明，其中兩篇為利瑪竇署名，介紹地球知識與西洋繪圖法。主圖採用的是等積投影，經線為對稱的弧線，緯線為平行直線。右上角有「九重天圖」，右下角有「天地儀圖」，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圖」和日、月食圖，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圖」和「中氣圖」，另有「量天尺圖」附於主圖內左下方。全圖的文字，大約可以分為五類：一是地名，約有 850 個以上的地名；二是題識，有利瑪竇、李之藻、吳中明、陳民志、楊景淳、祁光宗共六篇；三是說明，包括全圖、九重天、四行論、晝夜長短、天地儀、量天尺、日月蝕、中氣、南北二半球等的說明；四是表，有總論橫度裡分表、太陽出入赤道緯度表；五是附注，對各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進行解說。甚至在各大洋上還繪有不同類型的帆船、鯨、鯊、海獅等海生動物 15 頭，南極大陸繪有犀牛、象、獅子、鴕鳥等陸上動物 8 頭。[44] 這個新傳統同樣保留

44 參見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第 1 章，頁 32-81。

在《南圖》之中。

《萬國》和《大地》兩圖繼承了這一新傳統，兩圖的南北半球都有各種序跋等附注性文字，不過放棄了《南圖》中附帶動物圖繪的特點。兩圖的南半球上有關於葉子佩如何認識洋印方單（即西洋文字的地圖）的一段文字說明。《大地》附載《地球赤道以北總圖》和《地球赤道以南總圖》，並附注《地居天中說》、《地形渾圓說》、《足底對立說》和《地為水結說》等文字。附注文字中最突出是附載了很多國家的譯語。如《萬國大地全圖》北半球附注有《日本國譯語》、《琉球國譯語》、《朝鮮國譯語》、《吐蕃國譯語》、《安南國譯語》、《蒙古譯語》、《占城國譯語》、《真臘國譯語》、《暹羅國譯語》、《滿剌甲譯語》。基本都屬於「東洋譯語」，其中尤以《日本國譯語》、《琉球國譯語》和《蒙古譯語》內容為多，其他一般僅僅著錄「天」、「地」、「日」、「月」四字發音的漢字注音。試列表比較如下：

	日本	琉球	朝鮮	吐蕃	安南	蒙古	占城	暹羅	滿剌甲
天	唆剌	向尼	哈能二	難	雷	騰吉裡	剌儀	普剌	安剌
地	只	只尼	大	薩	得	蛤箚兒	打納	甸因	布迷
日	非祿	非祿	害	你麻	靄	納監	仰胡銳	胍	哈利
月	急	都	得	老瓦	蕩	撒剌	仰不藍	晚	補藍

唯一例外的是《真臘國譯語》，著錄為「『父』曰『巴駝』，『母』曰『米姑』，『兄』曰『邦』，『弟』曰『補溫』」。這些「東洋譯語」基本上都是來自《華夷譯語》。[45]《大地》則在《萬國》北半球附注「東洋譯語」的基礎上，又增添了《西洋譯語天地時令門》、《西洋譯語的物類門》、《數目門》和《言語通用門》等（圖8），其中有些是來自沈孝廉提供的《西番譯語》。如稱《天地時令門》：「『天』曰『士烏』，『地』曰『個郎』。『日』曰『爹』，『月』曰『捫』。『風』曰『渭灣』，『雨』曰『連』。『冷』曰『鳩路』，『熱』曰『乞』。『今日』曰『度爹』，『明日』曰『度孖』。『早』曰『恂』，『咁早』曰『梭恂』。『夜』曰『呢地』，『咁夜』曰『梭呢地』。」說是「西洋譯語」，其中大多能夠與英文對應的，如「天」是用了太陽的發音「士烏」sun，「地」是用「個郎」ground。「日」被錯誤理解為「日子」，用「爹」day，「月」用「捫」moon。「風」用「渭灣」wind，「雨」用「連」rain。「冷」用「鳩路」cold，「熱」用「乞」heat。「今日」用「度爹」today，「明日」

45 關於《華夷譯語》的研究，參見鄒振環，〈絲綢之路：文明對話之路上的《華夷譯語》〉，收入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暨南大學文學院主編，《絲綢之路與文明的對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頁386-403。

用「度孖」tomorrow，因為「孖」在粵語中發「ma」音。可見所採錄的資料明顯來源於粵語系統的文獻，「早」early 粵語發「恂」，「咁早」即「梭恂」so early。「夜」發音「呢地」night，「咁夜」就是「梭呢地」，so night。《數目門》有一至三十、四十、五十，一直到一百、一千、一萬，一斤、十斤，一兩、百兩等，一至十的發音分別為溫（one）、都（tow）、地理（three）、科（four）、輝（five）、昔士（six）、心（seven）、噎（eight）、坭（nine）、顛（ten）。

以筆者眼界所及的《紅毛通用番話》讀本相對照，這些「西洋譯語」基本上是來自當時那些流行洋涇浜英語的貿易讀本，只是將這些「西洋譯語」資料用做地圖的附記文字，似乎尚未見到其他相關世界地圖使用過，應屬世界地圖新傳統譜系中葉子佩的獨創。

結　　語

地圖並非客觀地理世界的真實再現，而僅僅是說明問題的一種形式。世界地圖繪製者也是通過它來展現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和解讀，建構敘述主體的文化關懷。王庸在《中國地理學史》中曾精闢的指出，自裴秀以迄明末，中國古代的計裡畫方之法與傳統通俗繪法相重疊，加之明末清初輸入的西方經緯圖法，構成了中國地圖學的「三重之局」。[46] 三股地圖繪製方法不斷地交錯，此消彼長。隨著西北邊疆地理研究的勃興，晚清與王朝地理學 [47] 圖籍繪製體系完全不同的屬於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世界地圖」西方經緯之繪製體系，漸漸復興，而《萬國》和《大地》是此一繪製系列中重要的環節，也是晚清國人創造性建構世界地圖的一個重要範本。

李紀祥認為在承繼晚明以來入華傳教士們系列世界新圖影響的譜系中，魏源所代表的是專門以「域外的世界」——也即「外國世界」為主的「外國地圖」之走向與類型，是一種對源遠流長的宋明以來傳統海洋世界觀類型的承繼，而葉子佩所代表的是融合吸收了入華傳教士的外國新世界圖觀，以中國為中心觀的「大

46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頁 125-126。

47　關於王朝地理學的論述，參見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86-311。

地世界輿圖」類型，成為一種「中國在世界之中」的世界地圖的走向。[48] 可惜，至20 世紀 20 年代，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討論世界地圖新傳統中將《萬國》和《大地》這一類型搞丟了：「言世界地理者，始於晚明利瑪竇之《坤輿圖說》、艾儒略之《職方外紀》。清初有南懷仁、蔣友仁等之《地球圖說》。然乾隆學者視同鄒衍談天，目笑存之而已。嘉慶中林少穆（則徐）督兩廣，命人譯《四洲志》，實為新地志之嚆矢。鴉片戰役後，則有魏默深《海國圖志》百卷、徐松龕（繼佘）《瀛環志略》十卷，並時先後成書……此兩書在今日誠為芻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49] 梁啟超的敘述中已經完全沒有了關於魏源、徐繼畬同時代的葉子佩、六嚴繪製的《萬國》和《大地》兩圖的任何資訊，鴉片戰爭後中國世界地圖繪製系譜中一條重要的變遷脈絡，20 世紀以來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梁啟超在著述中闡述了清代「歷史的地理學」之演變過程，認為大致可以劃作三大階段：「第一期為順康間，好言山川形勢厄塞，含有經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為乾嘉間，專考郡縣沿革、水道變遷等，純粹的歷史地理矣。第三期道咸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於邊徼，寖假更推及於域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復活」。[50] 葉子佩和六嚴所繪製的世界新圖——《萬國》和《大地》，正是梁啟超所說的「以考古的精神推及於邊徼，寖假更推及於塞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復活」，以建構世界圖景的代表作。儘管《萬國》、《大地》兩圖中仍有對《南圖》內容的沿襲，但已經糾正了《南圖》中的不確之處，還增補了大量新知識資訊，其中特別是有關澳大利亞的內容。最值得提出的是，《萬國》和《大地》兩圖繼承了利瑪竇以來在世界地圖中附載文字的傳統，使兩者有機地加以交融，將《華夷譯語》和《紅毛番話》讀本的內容編入地圖文本，作為附記文字；《大地》的修訂者還試圖突破利瑪竇帶來的「五大洲」用詞，另外形成一個既不同於西人「五大洲」，也不同于時賢「四大洲」的劃分法，而提出了「神州」、「祆洲」、「烏洲」、「華洲」、「白洲」和「南洲」的六大洲體系。雖然這一重構全球陸地單位的分洲法，未受清代學界的重視，兩份世界地圖的新繪製法也幾乎被中國世界地圖繪製的記憶系譜所遺忘，但中國民間製圖者試圖打破歐洲人地球陸地分洲的話語體系，以自己的理解來重新建構世界

48 李紀祥，〈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的世界新圖與新世界觀〉，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9 輯，頁 381-382。

49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 467。

50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頁 459。

地理的標誌性文獻，其所創造的這一繪製世界新圖的嘗試，卻很值得珍視。

〔後記〕2011 年 12 月 18 日至 30 日，筆者應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盧雪燕研究員之邀，參與對博物院所藏《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等地圖文獻的研究，期間承蒙盧雪燕及正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工作的政治大學碩士黃君景彤、許君智瑋的幫助；本文初稿投寄後曾經三位匿名評審人提供了詳細的評審書，修訂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評審意見，特此鳴謝！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明）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明）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上海：禹貢學會 1936 年影印本。

（清）南懷仁，《坤輿全圖》（彩繪本），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清）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清）姚瑩，《康輶紀行》，清同治六年（1867）重刻本。

（清）梁廷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葉子佩、（清）六嚴，《大地全球一覽之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魏源著，陳華等點校，《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1998。

二、近代論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2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王軍，〈葉圭綬與《續山東考古錄》〉，《濟南時報》，2011 年 2 月 16 日。

王省吾，〈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藏彩繪本——南懷仁《坤輿全圖》〉，《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 14 輯，頁 211-224。

方豪，〈十六七世紀中國人對澳大利亞地區的認識〉，《國立政治大學學報》，23（1971），頁 23-39。

辻原康夫著，蕭志強譯，《從地名看歷史》，臺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4。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李紀祥，〈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的世界新圖與新世界觀〉，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 9 輯，頁 355-391。

李勝伍主編，《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辛德勇，〈19 世紀後半期以來清朝學者編繪歷史地圖的主要成就〉，《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9 期，頁 125-137。

汪前進，〈南懷仁坤輿全圖研究〉，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

出版社，1997，頁 102-107。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林東陽，〈南懷仁對中國地理學和製圖學的貢獻〉，收入魏若望編，《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南懷仁——魯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37-170。

保羅 · 柯拉法樂著，劉勝華等譯，《地理學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約 · 彼 · 馬吉多維奇著，屈瑞、雲海譯，《世界探險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華書局，1949。

馮明珠、林天人主編，《筆劃千里：院藏古輿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曹婉如，〈論清人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 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141-145。

費坦特（Vertente, Christine），〈南懷仁的世界地圖〉（“NAN HUAI-REN’s maps of the world”），《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輔仁大學，1987），頁 225-231。

鄒振環，〈十九世紀中國「地理大發現」的影響與意義〉，《或問》，2004 年第 7 號，頁 1-14。

鄒振環，〈絲綢之路：文明對話之路上的《華夷譯語》〉，收入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暨南大學文學院主編，《絲綢之路與文明的對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頁 386-403。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譚志強，〈澳門與中國近代國際關係知識之引進〉，收入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 183-194。

鞠德源，〈蔣友仁繪坤輿全圖〉，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 ・ 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120-125。

Mills, J. V.. “Chinese coastal maps,” *Imago Mundi*, vol. 11(1954), pp. 151-168.

New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rld Map in the Late Qing
─ From *Wanguo Dadi Quantu* to *Dadi Quanqiu Yilanzhitu*

Zou Zhenhuan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two important maps texts drawn by Ye Zipei and Liu Yan together in the 1840s to 1850s, and the two version of the map is *Wanguo Dadi Quantu and Dadi Quanqiu Yilanzhitu*.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escribes brief biography of two folk drawing the world maps and draw the two maps background, pointed out the information of sources of maps and their world maps cartography drawn by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howing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units on global land of the two map: "Five Continents" or "Four continents" of different expressions, drawer proposed independent an opinion about "six continents". The two maps has added many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Australian", The two maps in postscript written language is particularly characteristic, this characteristic appears in "Eastern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language." The two world maps as an iconic literature of reconstruct the world geography in Late Qing. They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drawing Chinese world map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World Maps, *Wanguo Dadi Quantu*, *Dadi Quanqiu Yilanzhitu*

圖1　葉子佩、六嚴繪製《萬國大地全圖》　收入李勝伍主編　《清代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萬國大地全圖》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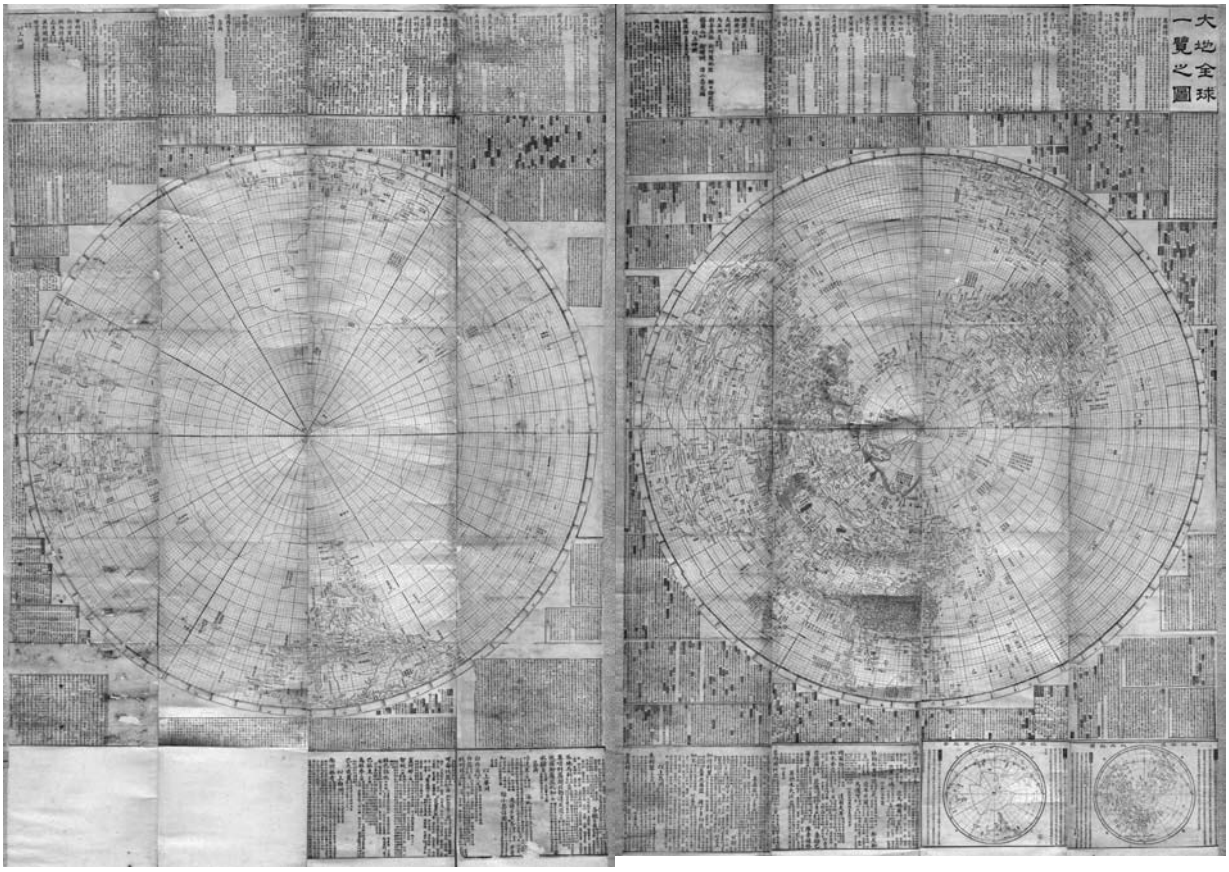

圖2　葉子佩、六嚴繪製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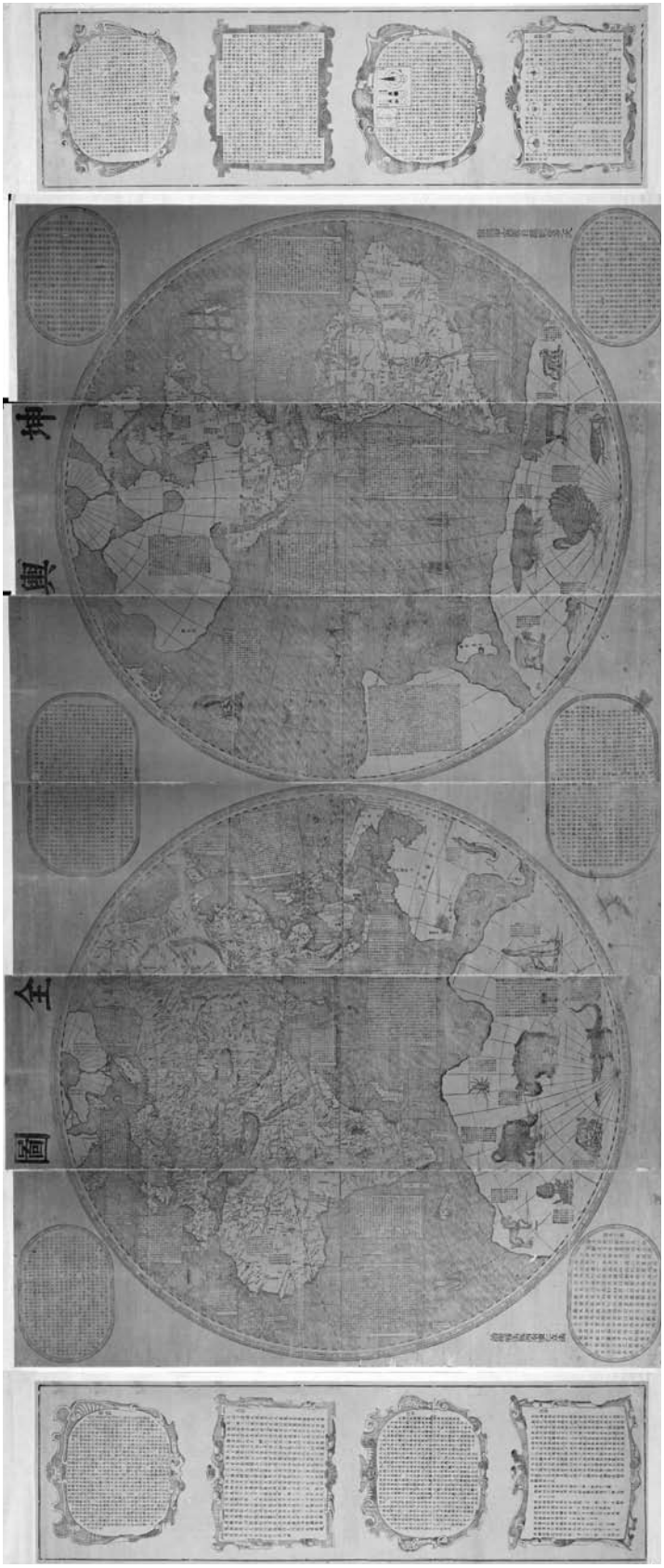

圖3　南懷仁繪製　《坤輿全圖》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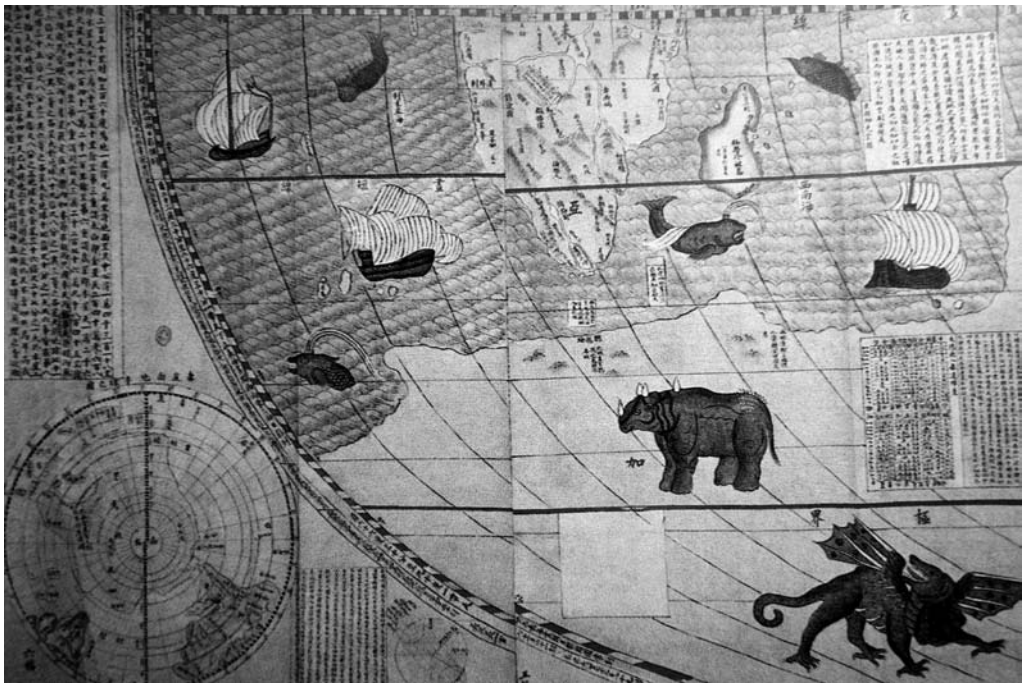

圖4　利瑪竇繪製　《坤輿萬國全圖》部分　收入曹婉如等編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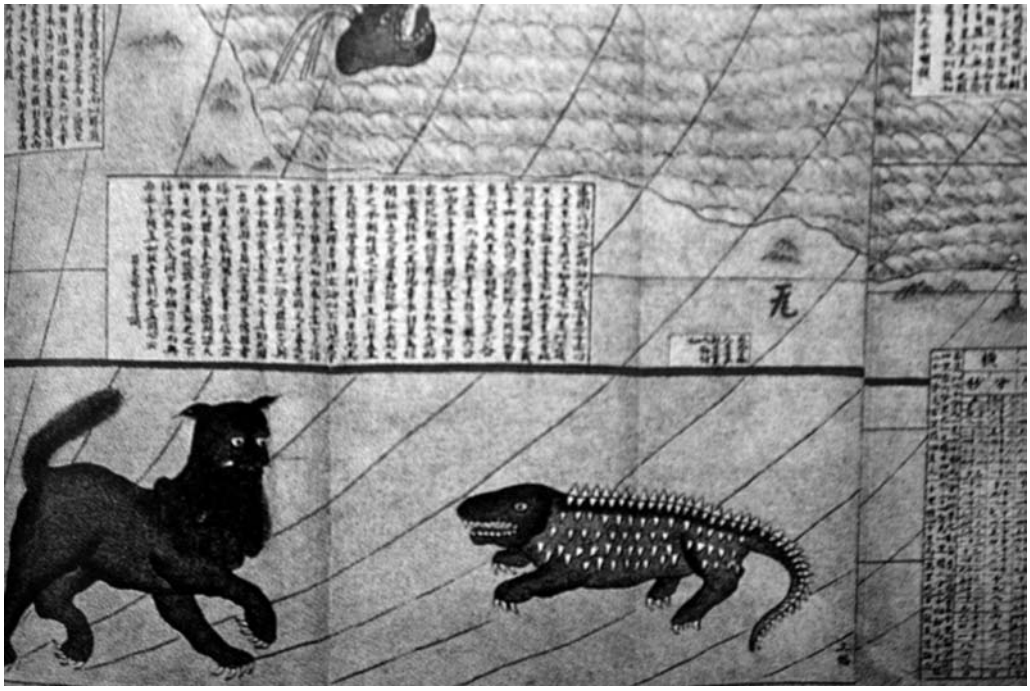

圖4-2　利瑪竇繪製　《坤輿萬國全圖》墨瓦蠟泥加部分

圖5　南懷仁繪製　《坤輿全圖》之「新阿蘭地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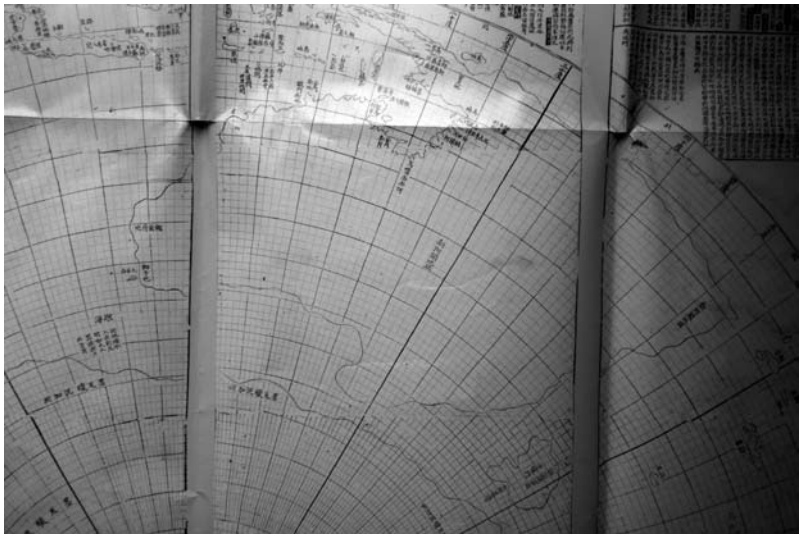

圖6　葉子佩、六嚴繪製　《萬國大地全圖》的澳大利亞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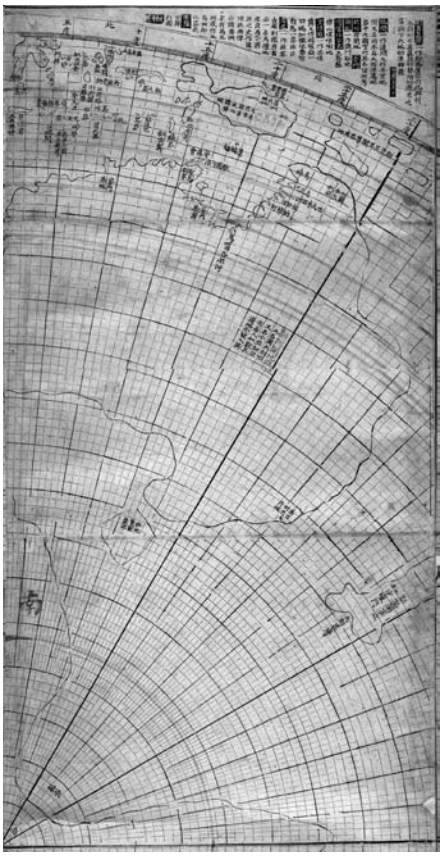

圖7　葉子佩、六嚴繪製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的「澳大利亞」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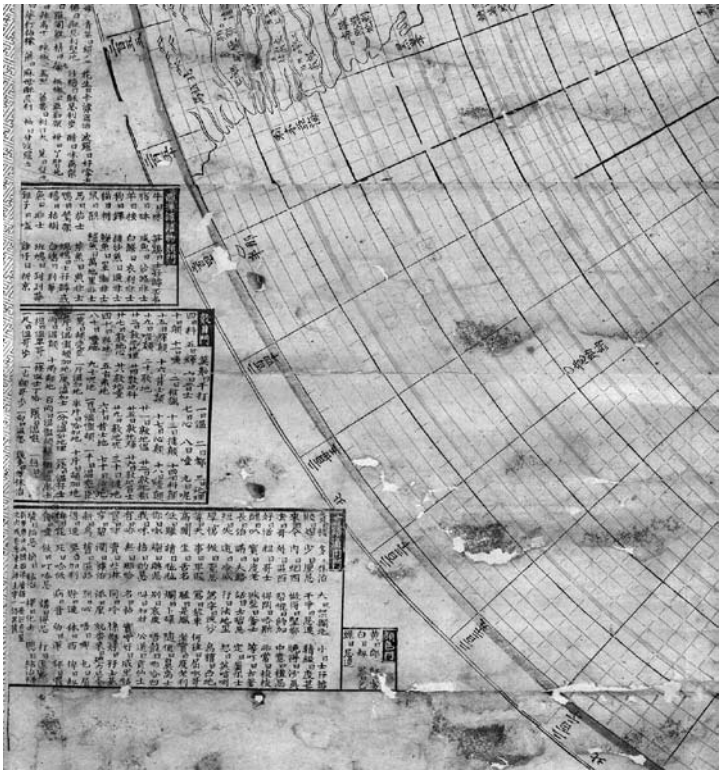

圖8　葉子佩、六嚴繪製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附錄「西洋譯語」